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九上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十九上　　元　陶宗儀　撰

寓簡　沈作喆

揚雄無子明白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意者好賢之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見可為之歎息也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

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一日内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吕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天下稱之曰汲公曰忠宣公英宗自小官一舉而得之可謂知人也哉

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熈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于廳壁蘇子容為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畧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為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

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各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真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為予言之

國朝天雄軍豪家𦨭㚖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為奬咸平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為姦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駡靳侮畧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為楊墨將率

天下之人流為矯虔庸墮之習也闒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搢帶去朝服則衣之謂邵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雍為今人當服今時衣耳君實嘆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義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為怪服號曰唐妝予謂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固已淺矣而況于唐乎

戚里高氏子遜尚僞公主富貴鼎來僞主敗奪官不得

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閒人又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賔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畧無欹仄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

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為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儇薄浮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獸畜耳甘腐穢之食逐之弗去也

予壯歲嘗于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脩身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過從遊觀亦且暫置非省事聊遠悔吝晏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無為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

以飢為飽如以退為進乎飢未餒也不及飽耳已飢而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為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

壤之盟檜讀之不樂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内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畧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静也聞蓋塵耳子洗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于身無病于心無念于人無往還于世無交涉于妻兒無愛戀則亦于死生無凝滞矣天地萬物同歸于無豈不快哉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盜道士多誑誕動輒年數百歲耳

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于隂陽家者流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黃帝之書不可廢也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前朝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隂事故前後之次

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益上已鄙厭王氏之學矣

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殷之舊也周制朝祀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為變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顧於立夏之日封諸侯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

釁龜策筮奉之正月也二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賓客之所為耶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為書不時劉原父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為得春秋之遺旨發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實僭天子然

則原父之說黿蒙為先得之矣黿蒙自以為留心此道

抉摘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戡之也戡之者何殺

之也盖本榖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太叔

已死於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

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

口於四方則是段未甞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讀史者但知武帝紀封禪書為譏也不知子長賛文帝漢

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朔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為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

漢淮陰侯歸漢漢以為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内史高帝因之元年執盾襄為此官至武帝時始有搜粟都尉以為軍官耳治粟蓋誤也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為雅聲能老不廢忘然則竇公

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曰工之專不以别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無絃玩其質而遺其聲蓋聲形兩忘矣

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桷榱自往觀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簿楊修曰門中活闊字也相國嫌門大耳即少損焉唐相賈耽鎮滑臺鑿八角井以鎮黄河既成有父老來觀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

北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與父老善為隱語而楊賈能辨之亦奇矣凡門戸之制自有尺寸陰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斵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為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魏惡人之知其微也故為此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

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謀古今一律可監戒也

樂廣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筆非所優潘岳能為文而不工於立意太叔廣詞令辨給摯虞不能抗而仲治著書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彥輔之意為作讓河南尹表遂成妙製可謂善用所短摯與太叔爭名更相鄙誚可謂不善用所長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刱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歲

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漑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伐謀攻其所必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虛也哉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期立為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脫歲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辯敍陳少陽事呂令汪彥章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

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金人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為報書云念冠至君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槩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盬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于防川

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不可與禮有可受有不可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玠舟行遇風旬日絶糧從桃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以辱之是爲絶物不仁甚矣晉王修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船遺之却去曰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範載米彼以善意來勿受則已矣而戾氣以詬之是爲

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斂而多費者其積益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刻急而無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蔽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殉葬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真為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為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悤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辨其妄矣孔安國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為自彭蠡江分為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决無入理而澤之大小决不足以受三江

東坡辨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渠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辨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道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為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為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語言飲食未甞少休也唯鼻典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止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

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之於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為敵國所料矣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為逆境而子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為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此正覺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支道林說逍遥遊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為累忘言可矣奚以數千萬言為哉此與漢之腐儒說若稽古三萬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真長曰道人何自游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予謂深妄生分別未免于自縛也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為忠而以揚雄劇秦美新為善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為無罪也可行乎哉

秦熺狀元及第汪彦章以啓賀㑹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宫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為輕已彦章自此得罪罷置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為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為儒之病哉亦為文之弊也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園叟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持拄杖於

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閑錢而貧者求一箇不可得張景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懐愼雖貴尚貧死忽復生曰寘司有三十爐日夜為張説鑄横財我無一馬貧富信有定命也哉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全不毀琢治之為方研愈薄而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真奇物也世

所傳用厚若塼而爍者皆偽物也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遥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賛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于成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為之也亦想見其梗槩云耳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内廐馬皆吾師也此語甚

善夫馬之俶儻權奇勢若鬼龍為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于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臯賞其神俊而遺其牝牡玄黃者得此道也

草木之最香者如沉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欝金薝蔔薔薇素馨末利鷄舌之屬皆産於嶺表海南南遷集云雷化已南山多苓苓藿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予嘗推

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味性甘而臭香其在南方乘火之王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下未嘗有及此也黃帝書言五氣香氣湊脾古人固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香妙方也

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誚之語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西晉崔豹嘗詣郡郡將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遽答曰民

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可謂敏矣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人以東坡為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吳堯卿事已有此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迂僻也

貢禹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國

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甚踈雋尚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為辨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𡘋爾聽揿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謂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亦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絶倒王慙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碧雞漫志

王灼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咏言即詩也

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謡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為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冑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以聲律隨之古者采詩命太師為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筦絃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為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絶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為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

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絶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葢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

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人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

矣今有過鈞容班敎坊者問曰其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由中行曹元寵小令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為多魏平荆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歌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二曲名存而

已漢代鼙舞三國能存者有殿前生桂樹五曲其辭則
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
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
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巴
渝白紵子夜團扇懊憹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
後庭花等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有者又止三十七有
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
辭見于今者皆十二三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

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畧其音將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敎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綠珠亦自作懊儂歌曰絲布澀難縫桓伊侍孝武飲讌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乃流言能甫見王敦至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組

風飈起盎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寛愛養將士同心肝驂驄文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無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然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驂驄竄岩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復奈何劉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葢如是耳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

王負死罪臨絶之際曲折深廹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為諸姬作歌尤竒古而髙祖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所歌又不在諸王下葢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情性不足髙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勑勒歌其辭畧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勑勒歌暨韓退之古琴操近古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抛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絶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絶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别君辭自注云樂人商玲瓏能歌歌余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

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艷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能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又稱李益詩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管絃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

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絶句一伶唱適絶句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渙之詩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唐伶妓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葢常事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宫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宫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辭李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

律此暗合孫吳耳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邉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禄山反涼伊甘皆陷吐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歌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宫散于商成于角徵羽斯曲也宫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云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内夜與妃侍

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為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内乃謂肅宗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歌舞邃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夸誕無實獨帝

御玉笛為倚樓曲因廣之傳流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黄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吕宮南吕宮仙吕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宮知其三是唐曲黄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説云西涼州本在正宮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名命合衆樂即黄鍾也予謂黄鍾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别製黄鍾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

工夸大之常態而勝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宫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宫調合諸樂則用黄鍾宫得之矣張祜詩云春風南内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閑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

為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已有此曲而幽閉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絃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泬寥大吕宫俗呼髙宫其商為髙大石其羽為髙般涉所謂髙調乃髙宫也史及脞說又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數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滚拍遍歇殺滚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

簡省而管絃家有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

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史

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悞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

調歇拍調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

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

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數字殺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

又為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考唐史突厥傳楊敬述白衣檢校涼州事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季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

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揺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為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曲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内黄鍾商婆羅門曲改為霓裳羽衣曲津陽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宫聞樂歸留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

朏合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敬述所進為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宫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為易美名最明白無疑杜牧之華清宫詩月閒仙曲調霓裳作舞衣詩家搜奇入詞非决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遊月宫聞樂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録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宫往西涼州觀燈以

鐵如意貿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録云開元正月望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曲而去上大悦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陵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

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金章餘亦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諸家小說楊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為置七寶

避風臺偶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飜又云朱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

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為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顔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經兹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議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益唐

末殆不全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述五代時任六郎事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為霓裳羽衣屬黄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為黄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黄鍾宫獻仙音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為法曲而瀛府獻仙

音為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為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遥樓楣上有唐人横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非是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黄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士守程以為非是别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音非是乃指為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

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宫調安知非逍遥樓楣上横書耶今并士守程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吹彈聲邐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吹裂春氷拆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

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揞霓裳羽衣為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抑霓裳曲因石曼卿所作傳摭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為勾遣隊口

號亦云開寶遺音葢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黄鍾商而抑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宫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攧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

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亦疊以舞拍故不舞又畫師于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刻市律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龍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漫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轉引序慢近令蓋度曲者斂態若象甘州八聲即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偽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録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録要雜曲今小石

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幺皆非大遍全曲

六幺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六幺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為彈六幺六幺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幺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為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

樂天楊柳枝詞云六幺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絶句内樂一篇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緑腰宛轉曲終頭試知樂世聲聲樂老病殘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幺王建宫詞云琵琶先抹六幺頭故知唐人以腰作幺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幺至樂天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緑腰者録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言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率

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証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此憒憒或遺誤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折闘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自謂無敵曲罷市西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絶妙入神崑崙拜女為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者曰黄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俗呼中吕調曰林鍾羽即俗呼

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數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數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幺花十八此曲内一叠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正也曲節楊柳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幺至花十八益奇

西湖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尚書

餞于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又云為公唱作西湖調日莫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大歴初隨父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為姬自傳其藝頴悟絶倫有樂工取西湖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間先歌于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合數記其拍紿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青與相見嘆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

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為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歷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偽蜀李珣顧瓊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為古製林鍾羽併大歷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蓋西湖長命女本林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鑑戒錄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行樂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祜折楊柳枝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當時曾向笛中吹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問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弄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

得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葢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唱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為開封府丞按澇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

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擕僕王侃詰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曰何名也侃對曰喝䭾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姐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姐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姐及戰得勝因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䭾子莊皇入洛亦歌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䫉瓊

集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
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
陵王與周師戰嘗著陣圖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
三軍武士共歌謡之曰蘭陵王入陳曲今越調蘭陵王
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
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
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虞

美人脞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旂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劒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魂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為工其詞云帳前草軍情變月下旌旂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

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
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為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一似
水東流蔓葛荒葵城隴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
娑只有當時魂魄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
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相對為唱虞美人曲應拍
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
如雞冠花葉相對歌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
頗中節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

一葉在莖之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則欹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州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揺美人以為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逢人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皆動乃因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輙應之

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為真

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攷

六家說各有異聞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因

非虞姬作若謂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

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不類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

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此草應

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

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異同否耶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言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

音調之異名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制水調歌非水調中制歌也世以今水調歌為煬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樂之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葢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禄山犯闕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為

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但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為何人聽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無虚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

四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撰水調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乃造以俗呼音調異名者曲雖有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令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制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詞內河傳附越調亦然王孫

曲今世河傳乃仙吕調皆非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甞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並畫鴝鵒冠作鳥象又云嶺南有鳥似鴝鵒能言名吉了粗𪧐哉武后凶忍之極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在衆人則欲速死在已

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弘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令黄鍾宫亦有萬歲樂不知是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宫後撰夜半樂曲今黄鍾宫有三臺夜半樂中吕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

何者為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能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紲緩便將何滿為曲名御府新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所好也明皇奏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

元白平生交友聞見記問獨紀此事少杲盧氏雜説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嘆息泣下命樂適情宫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邪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宫槐老持杯店菊黄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立成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叠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内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

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録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絶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宫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祜作孟才人嘆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宫中十二春却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笙歌獲寵者

容傳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為哉指笙囊泣曰
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
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
肌尚温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候
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祜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
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得而聞也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
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

賜一曲帝為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艶女梳交心髻大袖寛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宫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為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歳祀之明皇雜録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宫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金粟粧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寳諸樂曲多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宫云

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問諸樂工云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為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說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

五日至都天寶四載夏茘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樂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茘枝因名茘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宫絶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茘枝來遯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今歐柏

大石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為本曲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為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上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灧灧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尚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䭔屬黃鍾羽夾

鍾商呼雙調而黄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黄鍾羽時號黄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宫詞云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隘嚴安之韋黄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為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歲幸湯泉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

歌宫妓中第一帝甞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
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為天寶
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
世有填連昌宫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宫又轉
入高宫大石調

清平樂松窻錄云開元中禁中初種木芍藥得四本紅
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李龜
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将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為命龜

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為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葢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為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况白詞七字絶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絶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絶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黄鍾宫

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烱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日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乎世予攷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

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為天子猶魂斷窮著荷衣好涕零劔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媿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斗鐸聲悵然而起問黄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侍宮嬪御多非舊于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回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

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内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却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絃濕氷泉嗚咽流鶯澁因兹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其本

曲遺聲春光好羯鼓録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為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工乎今夾鍾宫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宫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

髻金冠瓔珞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乃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温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疎之温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博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云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

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宫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葢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為秋娘作此曲已岀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為杖樂工

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

樂工已盡記於是終席奏此曲封旣行守密寫曲譜言封

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

優作襤褸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詞敘其

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

傳麥秀兩岐在黃鍾宫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

曲不同

文潄子盧氏雜記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潄爲入内大

德得罪流之弟子收入院中藏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
采其聲製曲曰文漵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歷二年
六月巳卯幸于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敬文相繼年
祀極近豈有二文漵哉至所謂俗講則不曉其意此僧
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羣小至使人主臨觀為一笑之樂
死尚晚也今黃鍾宮大石調林鍾商歇拍調皆有十拍
令未知孰是而漵字或誤作序緒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

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為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時太宗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為此曲予因知後主詩皆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為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鍾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

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黒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窻又云後庭新聲笑樵牧又云不知即入宫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髙不過五六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宫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以是

两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偽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有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鹽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于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令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常製詞

此卷考核援引最詳雅可與段安節樂府雜録並傳

為詞林佳話

說郛卷十九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九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董凝極

說郛卷十九下

明 陶宗儀 撰

晁氏客語 晁迥

顔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

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為之語云毁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孽闗夜出者闇吏不得其賂詰旦以鏁損詽于公公曰鏁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于國則奢于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

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物謂誠

偷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為則而東坡所言但

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為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

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為專意于

卜數者言也

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于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于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于議古而短于議令工于知已而拙于知人

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

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為人所容為人所容則下矣

楊中立云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幷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吕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為二絶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卧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强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顔動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劉子陳所學畧云人君之學不在于遍

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至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恒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恒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為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

蝨噬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無為為道有為為事是道常無用也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

無鬼論鬼為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昭然

而横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為然今易論知

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真

僞以傳質經之是非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耻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耻今人名亦不責

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原明荅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貢金零賣了銖兩不足甚怒元澤曰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吕晦叔曰漢元晩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于天周室班爵

祿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

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

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畜也若雖近不褻狎

雖遠不背戾該于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逺作事

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一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説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非

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也非

為子者所以責父

尋常心氣如入官卯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放

子細何妨

程明道發語皆可録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閒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為未免于罪也易吉凶與民同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于無悔言無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于吏狄後

神廟問陸農師䟽布以冪八尊畫布以冪六彞何以別䟽布對云䟽取其氣達非容布也何洵直云䟽勺可以不容乎

元祐間議祫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

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時

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為法真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違順美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為二不言則與之為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

論理論已之所當為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為須就事勢上論

有諸中必施于事乃為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為善也

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

農師上殿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礐石馬礐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好作為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爲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寛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過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𤥨庖而謂能精于飲饌豈若調和適口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為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其財最是難事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荅曰善念熟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并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

非學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古之學者為已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已

杞柳荀子之説也湍水楊子之説也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申公甍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

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刋之說如其但涉獵為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沖見欒城先生於頴昌欒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

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為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於是公不復有請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羣從子弟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沖亦因間言

之公曰吾出劒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為一布衣何為不可其後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劉莘老梁況之終于貶所因尚沫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沒不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沖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著作郎兼侍讀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問

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為路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司馬植云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褙子十來歲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簡袖進哲宗即位柩前衣此褙子也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于社稷子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言之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

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温公以楊子論性為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莨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涪翁雜說 黃庭堅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故杜子美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醯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為餅賈公彥云酏粥也以酒酏為餅若今起膠餅鄭司農云糝食菜餗蒸賈公彥云若今煑菜謂之蒸菜起膠餅𩜁令炊餅蒸菜𩜁今裹鯖邪蜀人凡果蔬皆漬之醯以為蒸餗周官醯人云醯人掌五齊七菹王舉則供齊菹醯

物六十甕齊即虀也豈蜀人尚有古風耶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

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壇壝之外小次去壇遠矣

凡言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物賄以人功乃成

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

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曰

獻通行曰饋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與皆可曰饋

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鄭康成云耡者里宰治

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令昆陽城中有漢街彈碑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鄭康成云地慝若瘴

蠱然賈公彦云隙即瘴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為

也

保氏教國子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射

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

表舞交衢逐禽左賈公彦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叅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而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髙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鏃如井之容鳴和鸞者和者在式鸞者在行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御者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者謁纓旃以為門門閒容握驅而繫則不得入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

逆之車驅禽獸使左當人君所射凡君自左射故公彥
又云此當先鄭别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以義而言則不
可言别有所見則可又不知公彥何依據如是訓釋也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
人云大市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爲兩書一札
同同而别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
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弃妻手摹者乎不然
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

也
太祝辨九㩁㩁即拜也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叩頭至地也三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言謹空盖空首也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若今時揖又曰介者不拜左氏云為事故敢肅使者又曰推手曰揖引手曰揖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盖以為手筆耳子京乃謂手簡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蟲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相問言得無恙乎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植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覩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熱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也龍眼惟閩中及南越有之太沖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蓋言臨武長唐羌

也

左傳子産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荀卿云蠏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蓋古人作語詩有省不省耳楊子云蠏蠏郭索後蚓黄泉語約而寡過也

論俗字呼

𦼮郎假反直䱜音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𦼮直

孔子於鄉郿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郿恂恂凡古人書複語則書二字今人或於字下作一點或兩點皆非也

橙橘屬也棖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江橙楱玉藻曰君入門士介拂橙楱音太蔟之蔟武陵有一種小橘名楱疑即今之金橘今人書凳丁鄧反為橙非是

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礨盞象古之魁礨之士彷彿其言行也

雲麓漫抄　趙彦衛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院神厨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等品秩亦不髙本朝樞密本立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為兩制下則糧料審計進奏官告登聞鼓院是為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宫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宫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為義始不一矣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軍事鼛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鼖鼓兩面鼓也鼛鼓晉鼓不言幾面則一面無疑矣故樂府用其說乃作一鼓而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考擊所謂兩面者但以兩頭有革者便為兩面則鼛晉與鼖鼓無别矣陳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由言八枚六枚四枚

按周禮韗人為臯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

謂之鼖鼓又為鼛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面四尺司農去周不遠其言當有所據不應前後自異則八面六面四面兩面從可知矣臯有磬折之勢而禮家反不以此為據何耶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階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云殿下第

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凡鞫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為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戸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

故事百官入朝並乗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乗車轎不得入宫門候路通依常自渡江後方乗轎迄今不改

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過實

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故事趙晉
傳與正史逈然如兩人正史幾可廢前輩嘗以邵氏聞
見錄與石林避暑燕居錄等以歲月參之皆不合汪彥
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逸事後云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内
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至公不啓封來日
袖進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
儀非陛下本意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退册溫成
皇后也當時墓碑不敢書公之曾孫袞始錄以示人按

李氏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温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御侍遥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諛臣便有正位中宫之請汪所見衰說非是實也其它往往類此

漢刺史以八月廵行所部嵗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郡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其言必有據又江西節度觀察判官壁記云開元

二十年四方都會之州各置採訪使以總覆因按察之任使臣有土自此始也乾元二年天下聚兵罷採訪而加防禦尋代之以專征而討逆伐叛則以節度主之其間復置觀察而悉與三使並唐書載建置領不詳故併記之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為贄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為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王荆公為新經説文推明義理之學兼莊老之説洎至崇觀史學中興悉有禁專以孔孟為師淳熙中尚蘇氏文多宏放紹熙尚程氏曰洛學

姓氏後世不復别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按史記帝紀注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

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注者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别也氏之所以别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吕是已於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已於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已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已於邑則韓魏趙是已

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為其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為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别子孫如魯衛毛聃邗晉應韓之分又春秋之時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

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從可知已若夫易云黄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後漢徐穉孺子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遜所居服其德屢辟公所不起時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為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收之及陳蕃傳不書此事却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

舊能致馬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收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而司馬温公通鑑亦衹書徐穉事不及周故周璆之名益不顯細考之蓋陳蕃能尊敬賢士為豫章太守則下徐孺之榻為樂安太守則下周璆之榻范曄不能發明之耳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為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採用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三卿蓋諸侯之制漢人衹採六國之舊而不知周家

天子故事失之矣

尚書至于岱宗柴又柴望大告武成柴雖祭名考之禮焚柴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則是祭前焚柴升其烟皆求神之義因為祭名後世轉文不焚柴而燒香當于迎神之前用爐炭爇之近人多崇佛氏盖西方出香佛氏動輒燒香取其清淨故作法事則焚香誦呪道家亦燒香解穢與吾教極不同今人祀夫子祭社稷于迎神之後奠幣之前三上香禮家無之郡邑或用之

今人呼洗為沙鑼又曰廝鑼國朝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為篩鑼東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文為廝又小轉也書傳目養馬者為廝以所執之鑼為洗曰廝鑼軍中以鑼為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宫漢武阿嬌金屋晉尤甚阿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為阿武婆婦人無名

第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阿王阿張蓋是承襲之舊云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畧料字平聲解云量也乃是量度每月合支糧食之處作側聲呼非是蓋俚俗以馬食為馬料誤矣

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則當冠矣

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翺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又諸道判官資歷未至第曰簽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今亦反之

黃氏筆記 黃溍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司馬子長揚子雲皆以為疑或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太岳之後四岳即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文叔於許為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以為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如必欲旁引曲證以實其說所謂子州支父石戸之農者又為誰乎姑闕其疑可也

鄧名世上進姓氏辨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為宗繆公之後音謬者為秦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未聞穆可讀如謬也繆固有兩音一與謬同秦繆可音謬安知宗繆之不音謬乎古人固有以紕繆之繆為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唐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為據乎

漢有謬忌字正作謬又非可與宋秦二君之謚混為一而忌之名亦辨證所不及辨證之可疑多此類漢翟方進汝南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栢臺烏臺盖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

司隷臺唐御史臺甞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祕書為蘭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為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郎官猶今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三司監院唐以之稱州郡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

千字文篇首曰勑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為勑當是誤以梁字為勑也程參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

南史賈希誼傳勅註郭子既以帝命為勅而興嗣傳云勅制寺碑尤可為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功宣秉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強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為勅自漢已然豢之特以興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署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為芊芾或為黻黻與芾猶可通用芊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國故人入中國者因以為姓唐有回紇米懷玉五代有沙陀米至誠非若樓之與婁邵之與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

字音之相近者寧可混而一之耶或曰山谷極稱引初平初起豈皇與黄可混為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伯金華牧羊客者葢言其先金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為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或作黄而山谷則自謂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適相通葢未嘗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黄為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為泰山有丈人峰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

又以為張說因東封而其壻𨈭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泰山耳

龔頤正續釋常談最號詳博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而弗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

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巨京反蘇文忠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翩翩不受

檠陸放翁曰檠作平聲押用漢註也燈檠亦謂之檠音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檠夜珠圓漢地里志朝鮮民飲食以籩豆顔師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韻書檠字注曰有足似几物也義山以檠為去聲盖本於此又與前二音不同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既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為簾櫳予曰既云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

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摸寫牢落之狀若簾櫳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寶祐間外舅王君仲芳隨宦至郴陽親見其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時傳録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耳盖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為人言而為之永嘅或曰傳録者既以廟諱同音而為之諱少游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北史齊神武相魏時法曹辛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二字

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為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字本不必避禮部韻畧諱而不收者失於不考也況當時諸公詩篇中所用樹字不一姑以大蘓集中所載而言則庭下梧桐樹及樹頭初日掛銅鉦閤風驚樹罷琅玕孤城吹角烟樹裏清風欲發鴉翻樹等句作於熈寧元祐紹聖元符間未嘗以為諱何獨疑少游之不避耶陶靖節詩曰昔在黄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記註云三國志黄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

廡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黄香之孫守亮字子廡為南陽太守註及詩話乃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廡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與時賓退録曰諺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漢有兩韓信同為髙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

北斗垣内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為二斗

非也南斗於次為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之南斗以别北斗耳若所謂斗覆為豐年者乃天市垣之斗解星又非此二斗也

兩鈔摘腴 史浩

騶虞嚴氏作騶御虞人也非獸也呂氏作獸

左傳水昏正而栽栽築墻之板也

膏沐膏所以膏面沐藍瀋也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面脂是也

葛㒒云宛然左辟辟者避也藴氏曰讓而避者必左也

河麋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傳曰水草交曰麋李氏曰左傳吾賜汝孟諸之麋

稷雪米雪毛詩傳注先集維霰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米然

醻酢醻導飲也欲以醻賔而先自飲以導之此飲觴之初自飲訖進酒于賔乃謂之醻酢報也賔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中垢桒桒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中垢猶内汙也葢以閨門之事汙蠛之若王鳯之誣毁王商

鞗金載見鞗革有鶬箋曰鶬金飾貌疑今世所謂揜金

者以平聲為去聲呼耳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從夫稱

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韓詩綽虐顧我顏不懽東坡詩一語遭綽虐失身墜蓮

萊

東坡秧馬歌以我兩足為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鷺

蔗霜即糖霜黄魯直答雍熙長老寄糖霜詩遠寄蔗霜

知有味又糖霜譜曰遂寧有糖冰冠于四郡

方言以濡滯不決絶為絮絮猶絮絮之柔韌牽連無邊幅也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絮富變色曰絮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為如夢令云休休絮絮我自明朝歸去

雪多作於戊己日嘗攷丁亥冬雪率多餘近戊子十二月八日己未雪十八日己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子戊己皆雪日也

趙雲洲云凡遇戊午己未日久必變雨或遇亢壁二宿

直日則可免餘宿不能免

今人札云不宣備文選楊修荅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尪字出羯鼓録嵇康琴賦云閒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痺者尪也兩絃之間遠則有尪故云

山立字禮記玉藻山立時行又樂記總干山立注正立也

頻煩字三國志賈禕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杜詩三顧

頻煩天下計

圓夢字出南唐近事馮僎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今世呼蒲萄枇杷皆為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盞推蓮子燭淚堆盤壘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況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矣

以煮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芾印其後並不用之

伯璣云今所謂骨咄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解毒故曰
蠱毒犀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絶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
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明年
謫死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聖訓云禁于未
然之謂敕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至之謂格
設于此使彼效之之謂式

蒙古有扚哥者原係大根脚其家凌替典賣貨物罄盡獨存征遼日所獲一蒼玉印方四寸上有交螭紐以敗篋貯之出售欲鈔二定無酬價者偶有言于崔中丞遂取觀之且摹其文令識篆人辨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孜之乃秦璽于是徑進之上方臣下進表稱賀

碧湖雜記　謝枋得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冐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餮為是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熈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説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悦編淵明詩辨其不

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葢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玄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之言曰桓

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葢逆知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褒父殆不足以知之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永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

然桑落時作者乃勝于春天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葢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内有玉華閣即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為長生帝君妃為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

別置妃位畫妃像于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瑶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于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内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真軒内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

而至閤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賬

榻之側豈容他人咳唾至令人臣縱步褻飲于其間當

時思幸可從而知矣然則他日之禍殆甚于天寶之季

此可為萬世君臣之戒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與淵

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為撫州

叅軍淵明呼為周掾亦隱於柴桑時號潯陽三隱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吏買馬軍具車請為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謡也後至元壽中涼州羌冦反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輙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獲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相語也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女子作

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黄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胆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黄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今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瓘為

蘭陵王邙山之戰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紫薇雜記　呂祖謙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為汝改某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熙寧間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止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神宗朝蔣堂為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有狂士何宗韓上堂詩有截斷劍門燒棧閣此中別是一乾坤堂懼遽下宗韓吏繳其詩待罪一日上問政府何宗韓事如何

諸公對方欲進呈此本狂生欲諸州編置可也上曰不可如此窮措大為飢寒廹所致與一不管事官遂授鄧州司士參軍仍賜袍笏

晁伯禹戴之學問精確少見有比嘗作貽靈夫人詩詞云敍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墍貽靈

晁以道詠之西池唱和云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花前團扇麗人行殆絶唱也

呂氏舊俗母母受嬸房婢拜似受其主母拜也嬸見母母房婢跪即答拜是母母亦尊尊之義也母母呼嬸房人並斥其名嬸呼母母房稍老成親近者則並以姐稱之諸婢先來即呼後來者名後來者呼為姐母母于嬸處自稱名或去名不稱新婦嬸于母母處則稱之

老蘓嘗謂學士作文引證事實猶訟事之引證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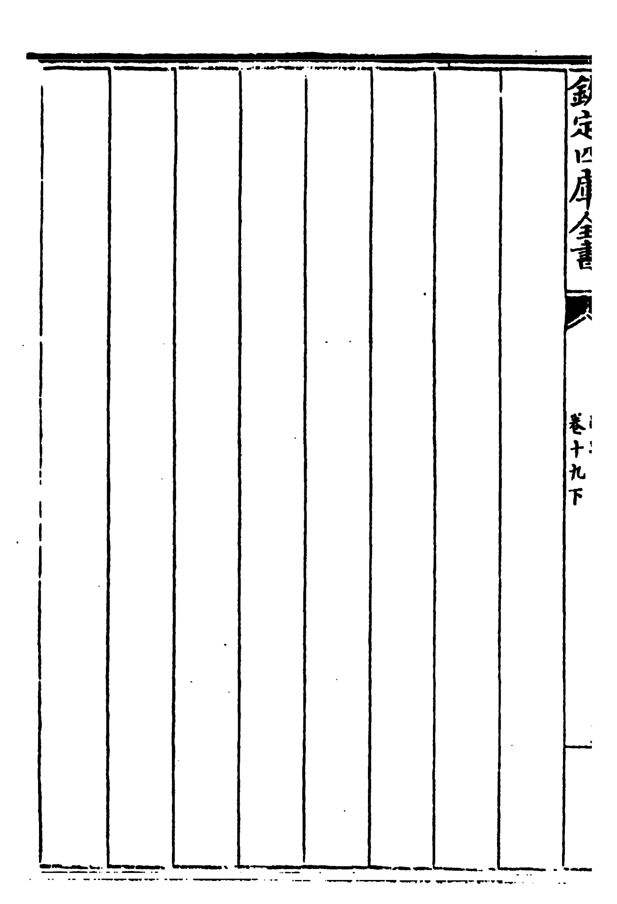
搜神祕覽　章炳文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目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為父母斷指者斷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哉

西山賈孝先善軌格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至

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於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謁隣比欲講終身之好候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浴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省乃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晩罔測遂獨

因縶官府栲訊就獄不能自辨郡守録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只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是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效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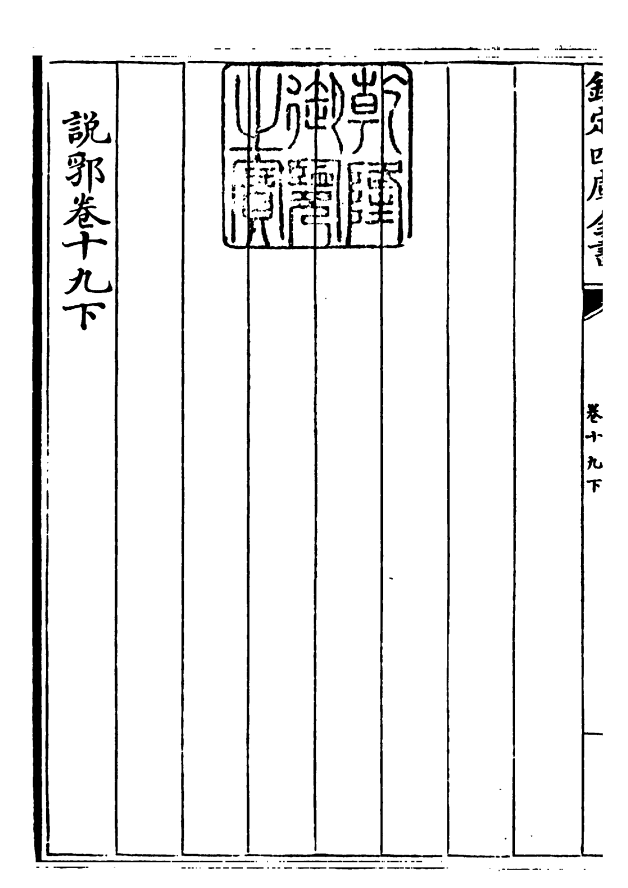
牧豎閒談 景渙

知邛州事龔頴建溪人也則真君之遠孫真君昇天之後渙甞病且謂龔曰恨蜀中無紫粉獻之龔笑曰非是此物言紫粉則蘓枋樹間自然蟲糞也是渙錯認紫粉十五年矣

元和中成都樂籍薛濤者善篇章足辭辨雖無風諷教化之旨亦有題花咏月之才當時乃營妓之中尤物也元稹徵之知有薛濤未甞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

蜀得與薛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薛濤歸浣花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于是濤别摸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于松花紙上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化作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郎君欲夢刀别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餘年綾紋紙尚在

近年有皇華奉命來至蜀中偶畜一子母胡孫似有靈怪一日晴色照人繫于庭樹胡孫方玩其子次忽有鳶飛下搏去其子止于舍上對其母啄其腦食其髓胡孫遥見呼㕦淚下三日不食哀鳴不已人皆閔之且解其絆胡孫徑于厨中取肉一片戴于頭上往中庭坐似有所伺逡巡鳶果至搏其肉胡孫兩手捉住便捲擘其翅急齧其腦食其髓衆人甚為快意



說郛卷十九下